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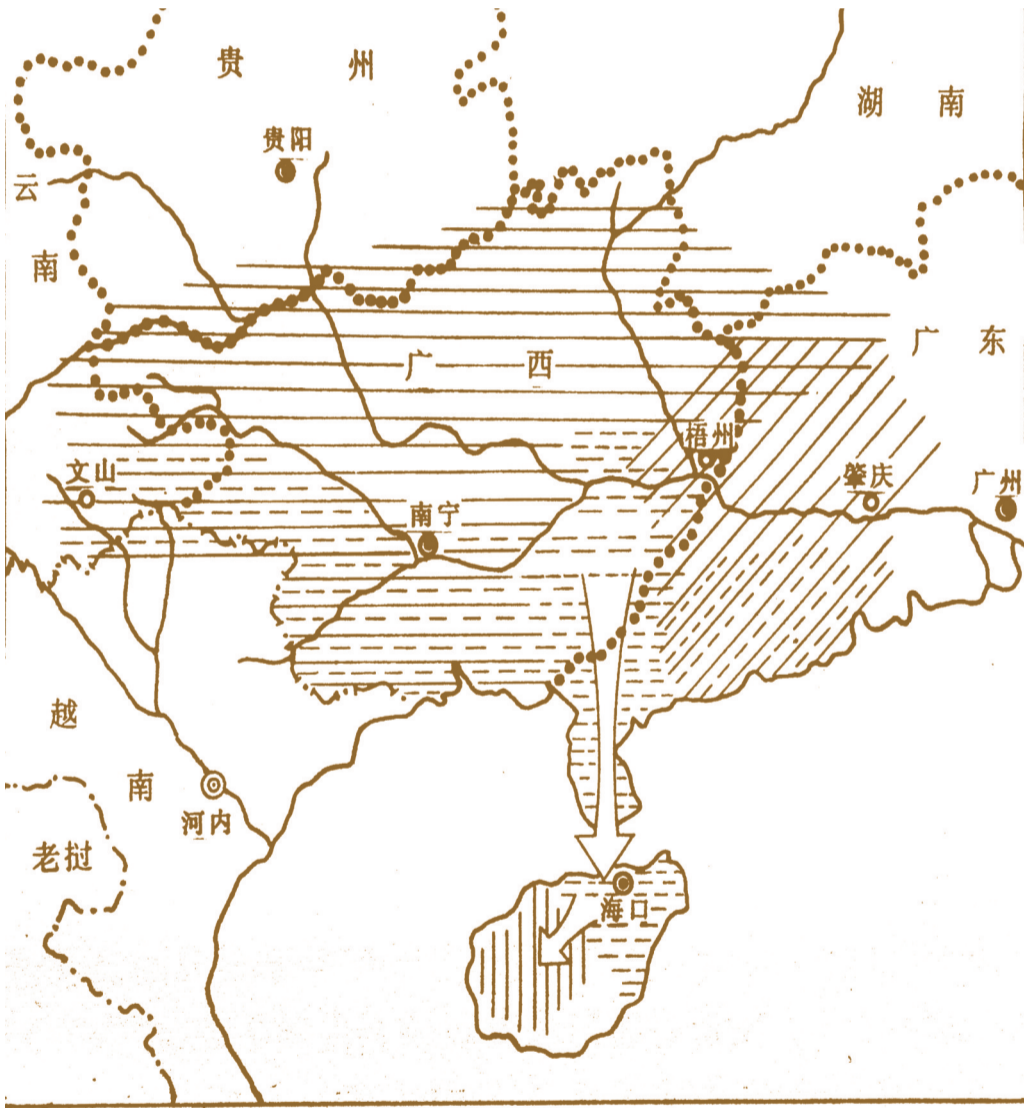
呼名识主人

——海南地名中的“临高人”映象

临高语族群文化

文\本刊特约撰稿 刘剑三

海南是一个移民岛,居民来源多途,语言复杂,方言歧异。这种现象,明代已经有人关注到。琼籍名进士钟芳(1476—1544)在其《天涯》诗中歌颂自己的家乡时,就深情地发出“异种三生谷,殊言五种人”的赞叹,而与钟芳同时的琼籍名进士唐胄(1471—1539)在《正德琼台志》中,也明确指出“语有数种”,即正语、客语、西江黎语、土军语和地黎语。据今人考证,正语乃当时的官话,客语即海南闽语,西江黎语即广义的临高话,土军语即儋州话,地黎语即黎语。官话虽然是正语,但基本上是官籍军籍的人讲的,人数不会很多。换句话说,近六百年前岛上的主要居民是海南闽语、临高话、儋州话和黎语“四大语言集团”,一如今天岛上居民的语言格局。



壮泰先民分布区

侗水先民分布区

黎族先民分布区

壮北布族

壮南僚泰

临高

侗仡

水毛

图例

梁敏、张均如《临高语》一书中的临高先民迁徙路线图。 陈耿 翻拍

《正德琼台志》中的“西江黎语”

在这四种语言集团中,临高话最为奇特:该语言的操用者自西汉以来均为纳粮当差的编户齐民,族属为汉族,但所讲的话却不是汉语。至今为止,对这种话的称谓可谓五花八门。统称以《正德琼台志》的“西江黎语”为最早,目前国内学术界一般称为临高语,外国学者则称为贝语或翁贝语。局部则因地域不同而称谓也不同:临高和儋州地区讲这种话的人和周边别种语言的人都称其为临高话,海口(含原琼山)和澄迈地区讲这种话的人自称为村话,周边的其他人则称其为黎话。《正德琼台志》把这种话统称之为“西江黎语”,其中的“黎语”称谓显然是因为作者为琼山闽人而套用了当地闽人的称谓,这是以局部称代替了统称。

该“语言集团”至今还没有一个统一的名称,学术界一般称“临高人”或临高语族群,现今基本上处于南渡江自松涛水库至入海口的西部地区(《正德琼台志》对其名称冠以“西江”缘此)。但从地名看,“临高人”历史上活动过的地方却比这大得多。地名是人类活动的最早标志性成果,当人们在一个地方定居下来之后,总会用自己的语言给居住地起个名称,一经固化下来,便烙上命名主人所属语言的烙印。作为一个多语种的移民岛,岛上的地名特别是其中的自然村名可谓五彩缤纷,但不同的语言集团其地名也风格各异,很多情况下通过地名用字的分析可以大致识别其最早主人的身份。就岛上两大汉语方言海南闽语和儋州话来说,带“仔”字者基本可判断其最早主人是海南闽人,而带“屋”字者其最早主人一般是儋州人。

三组地名印证临高人曾经的活动范围

“临高人”没有自己的文字,命名时多用音译汉字,其中有一些是唯我独有的,对辨识命名主人有很高的分辨率,“美(迈)”“潭(谭)”“博(卜)”便是如此。由于临高语地名的汉译字是记音字,因此不能望文生义,按字面意思去理解;而由于记音只是取其近音而已,同一个地名不同时期用字可能有异。例如今定安县的“美凤、美太、美种、卜南、北曲”几个村子,《康熙定安县志》中就分别记作“买奉、买泰、买总、北南、博曲”。临高县皇桐镇有个处于古驿道旁今名写作“美愁”的村子,南宋名臣胡铨被贬到海南取道问其村名时,听村人口音记其名为“买愁”,因赋诗留下脍炙人口的“北往长思闻喜县,南来怕入买愁村”的千古名句。澄迈县建于元代的著名文化古迹美榔双塔,原名就写作“买榔双塔”。

以上三组,冠以“美(迈)”的地名在海南自然村名中较为常见。“美(迈)”是临高语 mai 这个词的音译,汉义为母亲、雌性或物之大者。临高语地名大多为偏正结构,偏正结构的词语序与汉语相反,要倒过来理解,如村名“美仓”按语序直译为山林大,汉义却要理解为大山林。如前所述,“美(迈)”字地名原来有很多是写作“买”的,该字原汁原味地记录了临高语汉义为母亲、雌性 or 物之大者的 mai 这个词。其实,只要翻开前人写的有关海南的地方志,还可以看到不少“买”字头的地名。墟市名如《正德琼台志》载有买舍市(澄迈县)和买射市(琼山县),《道光琼州府志》有买顶市和买厝市(都在澄迈县),水利名如《道光广东通志·琼州府》有买抄溪(定安县)、买甲陂(乐会县)、买山沟陂(万州)等。后来也许认为“买”字俗气,多改用近音字“美”来代替,用字是变雅美了,却失去了原来的韵味。据统计,今地名冠以“美、迈”者原民族市县只琼中出现一例,而原海南汉区其他市县都有出现,共计 361 个,其中“临高人”聚居的海口(含原琼山)、临高、澄迈、儋州已占到 306 个。从原民族市县只有琼中出现一例此类地名看,冠以“美(迈)”的地名不可能是黎语地名。而海南闽语“美”字音 mui 而非音“买”(mai),“买”音在海南闽语中又无义可解。据此,冠以“美(迈)”的地名也不可能是海南闽语地名,而只能是临高语地名。



刘剑三教授在书斋中。 陈耿 摄